
酒徒與蝴蝶效應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最近筆者觀賞了一齣十年前的舊戲，那部電影的內容是改編自香港作家劉以鬯的代表作《酒徒》，電影結束的時候，我的思緒隨著片尾的音樂悠悠地起舞，在虛幻的故事和真實的歷史之間穿梭漫步，《酒徒》的故事勾起了我心底深處的共鳴。

《酒徒》敘述一位在香港上世紀 60 年代落魄的中年作家，本來他充滿理想，希望創作嚴肅文學，但在香港這片文化沙漠裏面他難以立足，他與文藝青年麥荷門一起創辦文學刊物《前衛文學》，無奈，創刊號賣出了不到一百本。為了生計，他撰寫武俠小說，後來他嘗試為電影公司寫劇本，可是，在那個不尊重知識產權的年代，他的橋段被人盜用，自己卻分文也取不到，最後淪落到要寫色情小說，例如寫「潘金蓮做包租婆」、「黃飛鴻坐在女秘書大腿上」，在寂寞和憂鬱的煎熬下，他寄情酒色，成為了不折不扣的酒徒。

筆者在香港的時候，曾經在灣仔區一間標榜走學術路線的書室工作，這地方成為了不少愛好文史哲人士的聚腳點，在那裏我認識了不少很有抱負的文青，但他們的生活卻窮途潦倒，有些作者嘔心瀝血去著書立說，結果出版的書只是賣了幾十本；有些文人無法有穩定的職業，因為他們特立獨行，堅持自己的寫作風格，不容許編輯更改自己的文字；有些人經濟拮据，間接造成感情道路崎嶇，無家無室；有些人甚至出現精神問題；有些人辦內容嚴肅的雜誌，但不到幾期便關門大吉，當時流傳一個笑話：「如果你憎厭什麼人而想害他的話，那麼就勸他出版雜誌。」不過，和《酒徒》很不一樣，他們當中沒有人寫色情小說或者藉酒消愁。

那時候，我彷彿看見了中國古代文人在現代社會的投影，許多中國古代文學家都是懷才不遇、壯志未酬，或者遭遇坎坷，在中國文學裏面傷春悲秋的名句俯拾皆是，例如：「徘徊將何見，憂思獨傷心」（阮籍）「少陵野老吞聲哭」（杜甫），「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」（陳子昂），「虛負凌雲萬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開」（李商隱），「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淒淒慘慘戚戚。乍暖還寒時候，最難將息。三杯兩盞殘淡酒，怎敵他、晚來風急。雁過也，正傷心，卻是舊時相識。」（李清照）「半生落魄已成翁，獨立書齋嘯晚風」（徐渭）。其實，以上的古代文人並不算是最淒慘的一群，當中不少都考獲進士，有一官半職，但其他千千萬萬的學子卻終其一生仍名落孫山，他們的作品只是在歷史中湮滅，無人問津。

然而，以上一切仍然不能阻止我對文史哲的追求，後來筆者離開香港，到了澳門東亞大學進修，在那裏我參加了澳門新詩會和大學的中文學會，並且在《澳門日報》的兩個專欄供稿：「瓊林燕語」、「東大校園」。

完成了兩年博雅教育之後，我需要思考前面的路要怎樣走，那時候我已經由美國領事館取得留學美國的 I-20 和 F1 簽證，但我仍然想繼續在中國文史哲方面發展，於是我向大學的一位課程主任諮詢關於讀中文系的計劃，誰料到他對我說：「年青人，讀中文系賺不到錢的，你打消這個念頭吧！」我目瞪口呆，不知道怎樣回應，他繼續說：「你在本校中文系畢業的話，回到香港時，你既不是 GM（大學程度教師），也不是 CM（文憑教師），若果跟台灣和內地的中文人才競爭的話，你更加不會是對手，你讀一點實用的東西吧！」那一刻那些懷才不遇、壯志未酬、遭遇坎坷的文人畫面，一幕幕地湧上心頭。

我一向不會只憑一個人的意見而下決定，於是我找另外一位課程主任商量，當他知道我有意思繼續留在原校讀中文系的時候，他直言不諱說：「你應該去美國闖一闖，到外國之後，你可以得到更高質素的教育，而且擴闊視野。如果你留下來，那麼發展空間便大受限制。」

我欣賞他們的坦白，我沒有將他們對我說的話向其他大學師生轉述，否則大學高層知道的話，可能會斥責他們是「倒米壽星」。這情況就好像你走進了福特汽車經銷商的陳列室時，汽車經紀對你說：「朋友，買福特汽車並不是一個明智的投資，我建議你考慮到隔鄰的豐田汽車買一輛價錢更好、性能更優良的汽車。」

於是我決定負笈美國，現在的專業是統計學、數據科學，文史哲是我的業餘興趣。我想強調，我絕對沒有意思冒犯讀中文系的朋友，我知道很多中文系畢業生的事業都十分成功，在這篇文章我只是描述由《酒徒》而聯想到一點如煙的往事。

人生中充滿「蝴蝶效應」，「蝴蝶效應」是混沌理論（Chaos theory）的其中一環，根據混沌理論，幾週前一隻遠方蝴蝶拍打翅膀，可能會影響了一個遙遠地方的龍捲風，它引伸出來的意思是，一件看來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可能會改變了一個人、甚至整體歷史的命運。假設在當天兩位課程主任都不在辦公室，於是我會向中文系的主任和文學院的院長徵求意見，那麼我得到的結論和隨後的決定可能會完全不一樣。

我猜想，現在我絕對不會是寫色情小說的酗酒作家，我可能會成為與高行健齊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！

2020年6月8日

[更多資訊](#)